读《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札记

王 素

内容提要：本文以新出版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为切入点，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学术接轨对于提高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的研究十分重要，感情投入对于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关 键 词：中古中国　外来文明　学术接轨

早年读唐诗，读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阮二赴安西》），“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常常误认为：中古时期的阳与玉门二关，不但是中原（中国）与西域的分野，也是文明与蛮荒的分界。后来参加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才知大谬不然。广袤的西域也堪称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仅如此，这种西域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原（中国）文明不断碰撞，对中古中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对西域史地有了浓厚的兴趣，也因此结识了专研西域史地的荣新江先生。

中古时期的西域，民族众多，语系复杂，又属中西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和五大宗教（佛教、道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的汇聚中心，其史地素称难治。新江先生研究西域史地，走的基本是实证史学的正确路子。实证史学讲究“穷尽材料”，在这方面，新江先生无疑是非常杰出的。学界耆宿饶宗颐先生称新江先生对敦煌文书及西域出土文献“烂熟于胸”（1995年8月主持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新江先生演讲会致词），季羡林先生也称他“收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下漏网，难如登天”（《归义军史研究·序》）。新江先生对西域史地的认识虽然兼采中外各家之长，但源出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文化史观者为多，对寅恪先生“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的著名论断尤多创获。因而，其成果一直为中外学界所瞩目。其中，关于粟特及火祆教的研究尤其受到中外学界关注，与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先生并称“南姜北荣”，双璧辉映。新近出版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即新江先生关于西域粟特及火祆教研究的专门论集。

粟特作为中古时期的西域国家和地区，

DPM